

大清相国

精装收藏本·下册

王跃文
著

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大清相国

精装收藏本·下册

王跃文
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相国：精装收藏本：全2册 / 王跃文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5. 1

ISBN 978-7-5404-6792-0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38255号



大清相国 (精装收藏本·全二册)

王跃文 著

出版人：刘清华

选题策划：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：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版式设计：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970 mm×680 mm 1/16

印张：42

字数：480,000

印数：1-5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404-6792-0

定价 (全二册)：13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三十九

陈廷统领着妻小赶到哥哥家，一家人好结伴上路。张汧专门过来送行，道：“亲家，我动不了身，已修书回去，让犬子祖彦同家瑶代我在老夫人灵前烧炷香吧！”

陈廷敬满脸戚容，拱手谢了。张汧又说：“您的委屈，我们都知道。过些日子，自会云开雾散的。”

陈廷敬只是摇头。一家人才要出门，大顺说外头来了两顶官轿，后头还随着三辆马车。陈廷敬走出耳门打望，轿子已渐渐近了，只见张英撩起轿帘，神情肃穆。陈廷敬忙低头恭迎，又吩咐大顺打开大门。张英同高士奇在门前下轿，朝陈廷敬无语拱手。

进了门，张英道：“陈廷敬听旨！”

陈廷敬唬了一跳，连忙跪下。举家老小也都跪下了。

张英道：“皇上口谕，陈廷敬母李氏，温肃端仁，恺惻慈祥，鞠育众子，备极恩勤。今忽尔仙逝，朕甚为轸惜。赐茶二十盒、

酒五十坛，以示慰问。钦此！”

陈廷敬叩首道：“皇上为不孝罪臣开万古先例，臣惶恐至极！”

礼毕，陈廷敬送别张英、高士奇，举家上路。陈廷敬、月媛同车，珍珠、翠屏同车，豫朋、壮履兄弟同车，廷统一家乘坐两辆马车。刘景、马明、大顺同几个家丁骑马护卫。路上走了月余，方才望见家山。到了中道庄外，所有人都下车落马。家中早是灵幡猎猎，法乐声声。进了院门，家人忙递过孝服换上。却见夫人淑贤同儿子谦吉搀着老太爷出来了，廷敬、廷统慌忙跑过去，跪了下来。老太爷拄着拐杖，颤巍巍的，哑着嗓门说：“快去看看你们的娘吧。”

守灵七日，陈老太太出殡，安葬在村北静坪山之紫云阡。早已赶修了墓庐，陈廷敬在此住下就是三年，终日读书抄经，仿佛把世事忘了个干净。

一日，家瑶同女婿祖彦来到墓庐，家瑶说：“奶奶病的时候，我同祖彦回来过好几次。每次我们都说写信让您回来，奶奶总是不让。奶奶说，你爹是朝廷栋梁，他是皇上的人，是百姓的人，不能让他为了我这把老骨头，耽误了差事！”

听了这话，陈廷敬想到自己的境遇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泪下如雨。

祖彦说：“奶奶指望孩儿有个功名，可是孩儿不肖，屡次落榜！孩儿愧对奶奶教诲呀！”

陈廷敬道：“祖彦，官不做也罢，你同家瑶好好持家课子，从容度日吧。”

陈廷统也住在墓庐，他没事就找哥哥闲聊，却总说些不投机的话：“我知道您心里事儿多。朝廷由明珠、高士奇这些人

把持着，您是没有办法的。”

陈廷敬说：“廷统，我现在不关心朝廷里的事情，只想守着娘。”

陈廷统说：“您不想说这些事，可它偏让您心灰意冷。您其实成日都为这些事苦恼着。明珠他们还干过很多事您都不知道，记得那位京城半仙祖泽深吗？他被弄到无锡做知县去了。”

陈廷敬甚是奇怪，道：“祖泽深凭什么做知县？他没有功名！”

陈廷统说：“祖泽深原本没有兴趣做官，去年他家一场大火烧了，只好另寻活路。”

陈廷敬苦笑道：“祖泽深不是神机妙算吗？怎么就没有算准自家起大火呢？我就不相信他那些鬼把戏！”

陈廷统说：“反正朝廷内外，做官的都围着明珠、高士奇这些人转。只说那高士奇，常年有人往家里送银子，有事相求要送，没事相求也得送，那叫平安钱。”

陈廷敬摇头不语，他太知道高士奇这个人了，却又怎能奈他何？人家宅子门首的“平安”二字可是皇上赐的！

陈廷统又道：“张汧原来都在您后头的，这回他去湖南任布政使去了，走到您前头了。”

陈廷敬怪弟弟说得不是，道：“张汧是自己亲戚，我们应当为他高兴才是。你这话要是祖彦听了，人家怎么看你！”

眼看着三年丧期到限，陈廷敬便下山陪伴父亲。正是春日，陈廷敬同廷统陪着父亲，坐在花园的石榴树下闲聊。陈廷敬问起家里的生意，陈老太爷说：“生意现在都是三金在打理，我不怎么管了。生意还过得去。”

陈三金正好在旁边，便道：“老太爷，太原那边来信，这回

我们卖给他们的犁铧、铁锅，又没有现钱付。他们想用玉米、麦子抵铜钱，问我们答不答应。”

陈老太爷问：“怎么老没有钱付呢？仓库里的粮食都装满了。”

陈廷统不明其中道理，说：“粮食还怕多？”

陈老太爷摇头道：“虽说粮多不愁，可我们家存太多的粮食，也不是个事儿呀！”

陈廷敬听着蹊跷，问：“三金，怎么都付不出钱呢？”

陈三金说：“时下铜价贵，钱价不敌铜价，生意人就把制钱都收了去，熔成铜，又卖给宝泉局，从中赚差价！这样一来，市面上的铜钱就越来越少了！”

陈廷敬道：“竟有这种事？毁钱鬻铜，这可是大罪呀！”

陈三金说：“有利可图，那些奸商就不顾那么多了！朝廷再不管，百姓就没钱花了，都得以货易货了！”

花园的凉亭下，谦吉看着弟弟豫朋、壮履下棋，淑贤同月媛、珍儿坐在旁边闲话。陈廷敬陪着父亲，却不时往凉亭这边打望。想着淑贤母子，他心里颇感歉疚。他去京城二十多年，淑贤在家敬奉公婆、持家教子，吃过不少苦。谦吉的学业也耽搁了，至今没有功名。他想在家还有些日子，要同淑贤母子好好团聚。

明珠快步进入乾清门，侍卫见了，忙拱手道安。明珠顾不得答理，匆匆进门。进了乾清宫，明珠直奔西暖阁，高声喊道：“皇上大喜！”

皇上正在看书，见明珠如此鲁莽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明珠忙跪下奏道：“请皇上恕罪！明珠太高兴了，忘了大臣之体！”

皇上忙放下书卷，道：“快说，什么喜事？”

明珠递上云南五百里加急，道：“恭喜皇上，云南收复了！”

皇上从炕上一腾而起，双手接过云南五百里加急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快把南书房的人都叫来！”

张善德马上吩咐下面公公去南书房传旨。

没多时，张英、高士奇，还有新入南书房的徐乾学等都到了。皇上笑容满面，道：“国朝开国六十七年，鼎定天下已三十八年。而今收复云南，从此金瓯永固！如今只剩台湾孤悬海外，朕决意蓄势克复！这些日子真是好事连连哪。近日召试翰林院、詹事府诸臣，朕非常满意。往日多次召试，都是陈廷敬第一。此次召试，徐乾学第一。”

徐乾学忙拱手谢恩：“臣感谢皇上擢拔之恩！”

张英见皇上说到了陈廷敬，赶紧奏道：“启奏皇上，陈廷敬守制三年已满，臣奏请皇上召陈廷敬回京！”

皇上尚未开言，高士奇道：“皇上曾有谕示，陈廷敬永不叙用！”

皇上仍是微笑着，却不说话。

张英道：“启奏皇上，陈廷敬虽曾有罪，但时过境迁，应予宽贷。皇上多次教谕臣等，用人宜宽，宽则得众！”

明珠暗忖皇上心思，似有召回陈廷敬之意，便顺水推舟：“启奏皇上，臣以为应该召回陈廷敬！”

皇上点头道：“朕依明珠、张英所奏，召回陈廷敬！”张英赶紧替陈廷敬谢了恩。

皇上道：“收复云南，应当普天同庆！你们好好议议，朕要在奉先殿、太庙、盛京祭祖告天，礼仪如何，行期如何，务必细细议定！”

明珠等领旨，出了乾清宫。高士奇瞅着空儿问明珠：“明相

国，您怎么替陈廷敬说话？他可是罪臣啊！”

明珠望望高士奇，轻声笑道：“您在宫里白混这么多年，您真以为陈廷敬有罪？他根本就没罪！”明珠说罢，径自走开了。

四十

陈廷敬兄弟奉旨回京，轻车上路。一日赶到太原，已是黄昏时分。不愿惊动督抚等地方官员，顺路找了家客栈住下。翌日早起，匆匆吃过些东西就要启程，不想大顺为着结账同店家吵了起来。原来路上用光了铜钱，只剩银子了。店家找不开，道：“客官，您这银元宝十二两，抵得小店整个家当了，我哪里找得开？”

大顺一脸和气，说：“店家，我们铜钱用完了，您给想想办法找开。”

店家却横了脸，道：“我没办法想，反正你得付账，不然就不得走人。”

大顺听了很生气，道：“你这人怎么不讲理？”

店家却说：“我怎么不讲理？住店付钱，天经地义！”

大顺也来火了，说：“不是我不付，是你找不开！”

店家越发刁泼，说：“别寒碜我了，小店虽说本小利薄，银子还是见过的！”

陈廷敬听得外头吵闹，出来看看。那店家脾气不好，越是好言相劝，他调门儿越高。这时，进来个穿官服的人，后头还跟着几个衙役。那人见了陈廷敬就拱手而拜：“太原知府杨先

之见过陈大人！”

陈廷敬忙还礼道：“不想惊动杨大人了！”

杨先之说：“卑府昨日夜里才听说陈大人路过敝地，却不敢深夜打扰！”店家见这等场面，早缩着脖子站到旁边去了。

杨先之回头骂道：“这是京城的陈大人，你怎么不长眼？”

店家忙跪了下来，叩头道：“请大人恕小的不知之罪。”

陈廷敬忙叫大顺扶店家起来，说：“不妨不妨，你并没有错。”

店家从地上爬起来，慌忙招呼伙计看座上茶。陈廷敬同杨先之礼让着，就在客栈堂内坐下喝茶聊天。陈廷敬又叫来陈廷统同杨先之见过。杨先之恳请陈廷敬再留一日，好尽尽地主之谊，还得报与总督大人跟抚台大人知道。陈廷敬只道奉旨还京，不敢耽搁，请杨先之代向总督大人跟抚台大人请安。

大顺在旁插话：“杨大人，店家找不开银子，我们身边又没有铜钱了，请杨大人帮忙想想办法。”

杨先之说：“这个好办，你们只管上路就是了。”

陈廷敬忙摇手道：“那可不行！”

杨先之笑道：“陈大人两袖清风，卑府向来敬仰。您不妨先上路，这客栈的花销卑府代为垫付，陈大人日后还我就是了。”

陈廷敬便要先放些银子，杨先之硬是不肯接，只道日后算账就是了。陈廷敬想想也只好如此，就谢过了杨先之。难免说起铜钱短缺的事，店家便倒了满肚子苦水，只道再这般下去，小店生意没法做了。杨先之说他也觉得奇怪，怎么会见不到铜钱，朝廷得早日想想办法。陈廷敬便问太原这边可有奸商毁钱鬻铜之事，杨先之只道暂时尚未闻晓。

陈廷敬日夜兼程回到京城，才知道皇上上盛京祭祖去了，尚有二十几日方能回銮。不用即刻面圣，陈廷敬专心在家写了

份《贺云南荡平表》，每日便读书课子，或同岳父诗酒唱和，日子很是消闲。

皇上还宫途中，有臣工奏闻民间制钱短缺，多有不便。皇上便召诸臣询问：“去年朝廷铸钱多少？”

萨穆哈奏道：“回皇上，去年铸钱两亿八千九百一十二万一千零五十文，同上年持平！”

皇上又问：“朝廷铸钱并没有减少，如何市面上就缺少铜钱呢？”

明珠道：“启奏皇上，臣已着人查访，发现症结在于钱价太贵。朝廷定制，一两银子值铜钱千文，而市面上一两银子只能兑换铜钱八九百文。钱价贵了，百姓不认，制钱就死了，走不动，市面上就见不到了。”

皇上刨根究底：“什么原因让钱价贵了？”

明珠又说：“旧钱、新钱并行，自古各朝都是如此。但因百姓不喜欢用顺治旧钱，尤其是顺治十年所铸旧钱太轻，百姓不认。旧钱壅滞，新钱太少，市面上铜钱流通就不方便了。铜钱少了，钱价就贵了。”

皇上道：“铜钱少了，难免私铸，最终将祸害朝廷跟百姓。你们有什么好法子？”

明珠奏道：“臣以为应改铸新钱，更改一文重一钱的定制，加重铜钱的重量。”

皇上略加思忖，道：“自古铸钱时轻时重，都视情势而定。朝廷正备战台湾，理顺钱法至为重要。制钱壅塞，则民生不便，天下财货无所出也，最终将危及库银跟军饷！”

明珠道：“臣等已经商议，新铸钱币以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

为宜。”

皇上道：“好吧，你们既然已经细议，朕准奏。萨穆哈，着你户部火速敦促宝泉局加紧鼓铸，发往民间！”

不几日，萨穆哈便将新母钱进呈御览，皇上细细看过，准了。飞马传旨宝泉局，新铸铜钱很快上市了。但新钱才在市面上现身，旋即不见了踪影。原来全都叫奸人搜罗走了。

京城西四牌楼外有家钱庄，叫全义利记，老板唤作苏如斋，干的便是毁钱鬻铜的营生。这日黑夜，有三辆马车在全义利记钱庄前停下，门左走车马的侧门轻轻开启。马车悄悄儿进去，侧门马上关闭。苏如斋从游廊处走过来，轻声问道：“没人看见吗？”

伙计回道：“我们小心着哪，没人看见。”

苏如斋努努嘴，伙计打开马车上的箱子，满满装的都是新铸铜钱。苏如斋问：“多少？”

伙计说：“三千六百斤。”

苏如斋点头道：“好，入炉！”

伙计跟着苏如斋进了账房，悄声儿道：“东家，今日拉回来的便是朝廷铸的新钱，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！”伙计说罢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钱来。

苏如斋接过铜钱，两眼放光，笑道：“好啊，朝廷真是替我们百姓着想啊！我原先毁钱千文，得铜八斤十二两，现在我毁新钱千文，可得铜十斤！比原先多赚了三钱银子！一两银子收进来的铜钱，可足足赚上六钱银子啊！”

伙计奉承道：“银子变成铜钱，铜钱又变成银子。这么变来变去，您可发大财了。东家，您的账可算得精啊！”

苏如斋甚是得意，道：“朝廷里头那些当官的也在算账，皇帝老子也在算账，他们不知道我苏如斋也在算账！”

苏如斋正在账房里如此吩咐伙计，外头有人说满堂红记钱庄的陈老板来了。苏如斋去了客堂，打着哈哈迎了过去，道：“陈老板啊，这么晚了有何见教？”

陈老板忙拱手道：“苏老板，恭喜发财！”

苏如斋笑道：“大家发，大家发。看茶！”

伙计倒茶上来。陈老板喝着茶说：“苏老板，如今朝廷的制钱又加重了，您可是越赚越多呀！”

苏如斋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都是托朝廷的福啊！”

陈老板道：“您赚得越来越多，您看给我的价格是不是也该加一点儿？”

原来，京城很多钱庄都把搜罗到的铜钱卖给苏如斋，宝泉局钱厂只认全义利记的铜。苏如斋却说：“陈老板，说好的规矩，不能说变就变的。”

陈老板哭丧着脸说：“苏老板，私毁制钱的事，闹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啊！您让我提着脑袋干，也得让我多有些赚头，死了也值啊！”

苏如斋哼哼鼻子说：“别说这些丧气的话！陈老板，您要是眼红我赚得多了，您就自己去找钱厂的向爷，把铜直接卖给他，不用我过手！”

苏如斋说的向爷，原是炉头向忠。宝泉局钱厂有炉百座，每炉役匠十三人，加上各色杂役，总共一千四百多人，统统由向忠管着。炉头无品无级，只靠手上功夫吃饭。这向忠是个心狠手辣的爷，钱厂役匠全在他手里讨饭吃，就连宝泉局衙门里头的人都让着他几分。

陈老板也是听说过向忠大名的，道：“看您苏老板说的，向爷他老人家只认您啊！”

苏如斋冷冷一笑，说：“您不妨去试试，说不定向爷也认您呢？”

陈老板不晓事，出了苏如斋的钱庄，真的就去了向忠府上。他在向忠家的四合院外徘徊良久，壮着胆子扣了门环。门人听说他是开钱庄的，便引他进去了。陈老板见着向忠那脸横肉，不由得膝头发软，说自己收了很多制钱，打算熔了铜，卖给钱厂。不料向忠大怒，一脚踢翻了他，呵斥道：“哪里来的混账东西？竟敢私毁制钱？”

陈老板忙叩头求饶：“向爷饶命！苏如斋对我盘剥太多，我想直接把铜卖给向爷，不如让向爷您多赚些，小的也多赚些。”

向忠圆睁双眼，道：“什么苏如斋？老子不认识这个人！来人，把这个混账东西拉出去！”立马进来两条大汉，倒提着陈老板拖了出去。

差不多已是四更天了，全义利记的门被敲得像打雷。门人骂骂咧咧地开了门，却被来人打了一掌，扑通倒地。

原来是向忠领着贴心匠头刘元和两条汉子进来了。向忠直奔客堂，吆喝着叫苏如斋快快起来。苏如斋边穿衣服边从里屋出来，见来的竟是向忠，惊慌道：“向爷，您这么晚了……”

不等苏如斋说完，向忠拍了桌子，打断他的话，喝道：“苏如斋，你混账！”

刘元砰地把个布袋丢在苏如斋跟前，狠狠地望着他。苏如斋不知布袋里是什么东西，怯生生地上去打开，吓得尖叫起来。原来里面包着的是陈老板的人头！苏如斋吓得瘫软在地，浑身发抖。

向忠道：“老子虽然只是宝泉局一小小炉头，干的却是替朝廷铸钱的大事儿！十三关办铜不力，宝泉局不得已才向民间收取铜料。这也都是朝廷许可的。谁敢公然私毁制钱，他就得死！”

苏如斋连连叩头道：“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”

向忠压低了嗓子道：“你的嘴要紧些！再向别人说起老夫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向忠说罢撩衣而起，大步出门，苏如斋瘫在地上仍起不来。

向忠出门半日，苏如斋才知道叫喊伙计：“快把人头拿出去扔了！这个姓向的，手段真叫狠呀！”

向忠正在巡视役匠们铸钱，刘元过来说科尔昆大人来了。向忠忙跑去钱厂客堂，恭恭敬敬地请了安，吩咐快快上茶。科尔昆喝着茶说：“这次鼓铸重钱，事关百姓生计，朝廷安危，不可小视！你虽然只是个炉头，可宝泉局四个厂，炉头一百，我把这些都给你管着。你可要多多尽力，不许偷懒。”

向忠点头道：“小的谨记科大人吩咐！多谢科大人栽培！”

科尔昆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大伙儿服你，你就多受累吧。样钱都出来了吗？”

向忠道：“样钱都铸好了，请科大人过目。”

科尔昆却说：“我就不看了。你把进呈的样钱准备好，只等明相国、萨穆哈大人他们回京，我就得送去。”

刘元进来说：“回科大人，样钱都准备好了，已放在科大人轿子里了。”

科尔昆笑笑，放下茶盅，说：“好，本官这就告辞了！”

往朝中大员家送样钱，早已是宝泉局陋规。平日铸了新钱，都是先送样钱给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，再把新钱往民间发放。

这回情势急迫，大员们都扈从皇上去了盛京，就先把新钱发往民间，样钱过后再送。

过了几日，皇上还京。当日夜里，科尔昆便上萨穆哈府上拜见，送上样钱。

科尔昆从袋里抓出几枚制钱，道：“萨穆哈大人，您看这新钱，可逗人喜欢啦！”

萨穆哈接过钱币，细细看看，说：“这回铸钱，可让皇上操心了。路上顾不得歇息，就下了圣旨。”

科尔昆说了些皇上圣明之类的套话，道：“大人，这新钱虽说只比旧钱重二分五厘，拿在手里可是沉甸甸的。”

萨穆哈笑道：“沉甸甸的就好！不怕百姓不喜欢！科尔昆，你督理钱法有功，我已同明相国说了，会重重赏你的！”

科尔昆忙起身恭敬地拜了，道：“谢萨穆哈大人栽培之恩！”

科尔昆从萨穆哈府上出来，又马不停蹄去了明珠府上。明珠凑在烛火下，仔细把玩着新铸的制钱，点头而笑：“科尔昆，老夫看准了，你不是个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，可为大用啊！”

科尔昆喜不自禁，道：“卑职多谢明相国夸奖！”

明珠放下铜钱，笑咪咪地望着科尔昆，说：“老夫已琢磨多日，想奏请皇上，特简你为户部侍郎！”

科尔昆连忙跪下，拜了三拜，道：“卑职牢记明相国知遇之恩，如有二心，天诛地灭！”

明珠忙扶起科尔昆，说：“科尔昆，起来起来，不必如此。你我都是国朝臣子，心里应只装着皇上才是！”

科尔昆再次叩头，爬了起来。明珠把茶几上的钱袋提起来，说：“科尔昆，我也不留你了。样钱你带回去吧。”

科尔昆忙说：“明相国，这些样钱都打在损耗里了，您就留

着吧。这可是我朝开国以来的规矩。”

明珠笑着问道：“你这袋样钱有多少？”

科尔昆回道：“八千文。”

明珠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八千文，不足十两银子。科尔昆哪，你这个户部侍郎，可不是十两银子能买下来的啊！”

科尔昆赶紧说：“卑职怎敢如此轻慢明相国，日后自会另有孝敬！”

明珠又是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看你看，开句玩笑，你就当真了！科尔昆可是个老实人。好吧，样钱我就收下了！”

陈廷敬在乾清宫西暖阁觐见皇上，进呈《贺云南荡平表》。龙颜大悦，说：“廷敬回家三年，朕甚为想念。家中老父可好？”

陈廷敬叩头谢恩，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，奏道：“老父六十有一，身子骨倒还硬朗。臣谢皇上体恤之恩！”

皇上眼睛也有些湿润了，说：“走近些，让朕瞧瞧你。”

陈廷敬低头向前，仍旧跪下。皇上下了炕，扶了陈廷敬起来，执手打量，叹道：“三年不见，你添了不少白发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！”

陈廷敬忙道：“臣身子骨还行，皇上不必替臣担心。”

皇上拍拍陈廷敬的手，道：“朕在路上就想好了，你仍复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，兼礼部侍郎，教习庶吉士，经筵讲官。”

陈廷敬又叩头谢恩，口呼万岁。原来上月张英因老父仙逝，回家居丧去了，正空着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。皇上回炕上坐下，陈廷敬在御前站着。三年前，皇上在乾清门斥骂陈廷敬妄诋朝政，只因他老母突然仙逝，暂不追究。现如今皇上起复了他，却并没有说赦免他的罪。皇上只谈笑风生，陈廷敬心里终究没